

语文小丛书

談 淺 詁 訓

陆宗达

北京出版社

增訂十卷本

談 瓊 話 訓

——

增訂十卷本

62.2/01
语文小丛书

訓 詁 淺 談

陆宗达

北 京 出 版 社

1964年

《語文小丛书》編輯委员会

主 編 吳 晗
副主編 王 力 陈哲文
編 委 朱德熙 朱 寨 冰 心 巩鼎如 呂叔湘
严家炎 張志公 李菊田 吳伯簫 吳組緝
吳曉鈴 周 平 周 游 陈貽焮 陆宗达
馬学良 唐 駿 郭預衡 脩古藩 馮 至
馮其庸 馮钟芸 廖沫沙 廖仲安 黎錦熙
潘邈皋 蕭 璋 (以姓名笔划为序)
助 編 北京教师进修学院

語文小丛书〔4〕 訓詁淺談

陆宗达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)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· 印张: 2 1/16 · 字数: 31,000

1964年3月第1版 196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30,000册

統一书号: 9071·8

定价: (5) 0.15元

目 录

一	什么是訓詁学	2
二	訓詁学的内容和方法	12
三	訓詁和章句	30
四	訓詁和表达方式	34
五	怎样学习和运用訓詁学	40
后 記		62

我們祖国的文化大約有三千年上下的历史，前人給我們留下了一笔丰富多采的文化遺產，今天我們必須批判地加以继承。不过，大部分古代著作是用古漢語記錄下来的，它和現代漢語有很大的距离，在閱讀和研究古代文献的时候，首先会遇到“文字”的障碍。只有突破了“文字”这一关，才能順利地进行学习和研究工作，更好地批判和继承文化历史遺產，为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。

有人认为，古代文献只要經過現代漢語的翻譯，文字障碍就能够被扫除，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。我們知道，古漢語是为記錄古代社会生活服务的，現代漢語是为記錄現代社会生活服务的。由于古代的事物不可能完全流傳到現代，現代漢語的領域和功能就有一定的限制，通过翻譯不可能完全担当起沟通古今漢語的任务。所以，要想扫除研讀古书的文字障碍，达到直接閱讀古书的目的，最好的办法还是依靠古书的注釋和使用工具书。注釋可以帮助我們了解古字古語的意义，但是需要懂得注釋的各种方法；使用字书、詞典也需要正确地选用字义。那末，無論是了解注釋或使用

工具书，就都必须懂得訓詁学，才能充分地發揮它們的作用。

因此，为了扩大閱讀古书的領域、辨別注釋的正誤、充分地利用各种工具书和有效地扫除古汉語的文字障碍，我們就應該学一点訓詁学的基本知識和掌握訓詁学的一般規律，以便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中，准确地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。

一 什么是訓詁学

我国傳統的汉語語言学叫做“文字、訓詁、音韵之学”。它把語言学所包括的內容和范围划分为三个部門。第一是文字：古汉語的研究以先秦語言为主，而这些語言是靠文字記錄下来的，文字学就是研究书写形式和記錄方法的，它是汉語語言学研究的基础；第二是訓詁：語言是表达思想、交流思想的工具，語言的思想內容是語言的中心問題，訓詁学就是以語义的分析、組合和語义的体系，以及解釋語义的方法为研究的內容，尤其是研究汉語的历史語言；第三是音韵：声音是語言的表达形式，凡是古今語言、方言俗語的变化，文字的通用假借，語詞的分化，特別是語音分类的知識等，都要涉及到語音，因此，音韵学就成为汉語語言学研究

的第三个重点。这三个部門是相互联系，相互貫通的。首先，語言是依靠語音形式和思想內容組成了不可分割的統一體，来完成“聞声知意”的語言职能的；其次，当文字代替口头語言后，就产生了书面語言。有了书面語言，人們就可以打破口头語言在時間、空間方面所受的限制，完成“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識古”的語言作用。中国傳統的語言学主要是研究古代的书面語言，所以它把三个部門联系起来，作为語言研究的全部内容，这是汉语語言科学的特殊的民族風格。

訓詁学是汉语語言学里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学科，也就是語义学。由于“語义”不能脫离“文字”和“音韵”，所以訓詁学必須和文字学、音韵学緊密結合。这一点必須特別加以注意。我国古代的訓詁学有两种类型：一种是根据书面語言的实际材料，随文逐字作出具体的語义分析，这就是古书的注釋；一种是从实际語言材料里把“語言单位”抽出来，分門別类來說明意义的体系，这就是古代的字典和詞书。这两种类型的訓詁书籍，在注釋方面以毛亨注釋《詩經》的《詩經詁訓傳》^①为最早，他直接采用了“詁訓”作为书名，它是《詩經》最古而完整的注釋。另外，按照語义分类編集的有《尔雅》^②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。这两部书是我国汉唐以来研究訓詁学的典范，古代学者就是根

据它們来寻求訓詁的方法、体例，归納整理成为訓詁学的法則的。具体地说，訓詁学就是从古代的注釋书和工具书（字典、詞书等）里总结出来的一种工具性的学术，它和注釋、工具书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可是就它的性质和功能来说，又是自成体系的一門語言科学。

“訓詁”两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呢？

唐代学者孔穎达在《毛詩·周南·关雎詁訓傳疏》里說，“詁訓傳”就是注解的別名，是根据《尔雅》来解釋《詩經》的。他說：“傳者，傳道其义也……詁者，古也。古今異言，通之使人知也。訓者，道也。道物之貌以告人也。”最后綜合起来給訓詁下了个定义：“詁訓者，通

① 毛亨，魯人，又称大毛公，見后汉郑玄：《詩譜序》。有人說他是汉初人，也有人說他是战国时人。我国古代“六經”都有“傳”，如《书經》在孔子以前就有了傳；孔子为《周礼》作过傳；孔子弟子子夏为《礼記·丧服》作《丧服傳》；《春秋》有左丘明的《左傳》、公羊高的《公羊傳》、穀梁赤的《穀梁傳》。这些“傳”都是用来發揮經义的，有叙事、通論、序录、略例等体例，和毛亨注釋《詩經》，专门發揮語义的“傳”是不同的，所以他叫《詩經詁訓傳》而不单叫“傳”。

② 《尔雅》的作者和年代，很多人认为在《詩經詁訓傳》之前，但也有人說在它之后，一直沒有結論。全书共有十九篇。一、《釋詁》，二、《釋言》，三、《釋訓》，四、《釋亲》，五、《釋宮》，六、《釋器》，七、《釋乐》，八、《釋天》，九、《釋地》，十、《釋丘》，十一、《釋山》，十二、《釋水》，十三、《釋草》，十四、《釋木》，十五、《釋虫》，十六、《釋魚》，十七、《釋鳥》，十八、《釋兽》，十九、《釋畜》。

古今之異辭，辨物之形貌，則解釋之義盡歸于此。”此外，他還認為《詩經詁訓傳》和《爾雅》兩部書就是訓詁法則的具體體現。這一段話不但說明了“詁訓傳”的意義，並且告訴我們，“詁”和“訓”是解釋語義的體例。什麼是“詁”呢？孔穎達說“詁”就是溝通“異言”的方法。所謂“異言”，就是同一事物因為古今、地區不同而稱呼不同。比如《爾雅·釋天》：“夏曰歲，商曰祀，周曰年，唐虞曰載。”“歲”、“祀”、“年”、“載”都是標識時間的名稱，但是因為年代不同，稱呼也不一樣，這就是古今的“異言”。又如《詩經釋文》：“楚人名火曰燥，齊人曰燬，吳人曰焜。”“火”、“燥”、“燬”、“焜”同是一種事物的名稱，但是因為地區不同，名稱也不一樣，這就是地區的“異言”。同一事物的名稱，因為歷史條件而產生了“異言”，生在后代的人就不能了解古代的語言，所以必須用今語解釋古言；同一事物的名稱，因為地區稱呼不同而變為“異言”，生在甲地的人就不能了解乙地的語言，所以也必須用標準語來解釋方言。“詁”就是為了溝通古今、地區的“異言”的方法。它的解釋的形式，是用“異言相代^①”，也就是用一個詞注釋另一個詞。什麼是“訓”呢？孔穎達說“訓”是道“形貌”的方法。所謂“形

① 楊雄：《方言》卷十《代語》里，郭璞注：“凡以異語相易謂之代也。”

貌”，就是詞的含义。一个詞有一个詞的含义，一个詞用在句子里有时又有它的特定的意义。道“形貌”就是把詞的含义或在句中特定的意义用最具体最形象的語言，把它描繪出来。比如《尔雅·釋訓》：“擗，拊心也。”“緘，羔裘之縫也。”“丁丁、嚶嚶，相切直也。”“藹藹、萋萋，臣尽力也。”这种解釋詞义的形式，就是“訓”的体例。

近代学者黃季剛先生更从“詁”和“訓”的語源方面来推求“詁”“訓”的意义。他說，“詁”就是“故”，“本来”的意思；“訓”就是“順”，“引申”的意思。因为“詁”这个詞是从“故”派生出来的，所以东汉許慎在《說文解字》^①里說：“詁，故言也。”汉代人常把“詁訓”两个字写作“訓故”。說明“故”就是“詁”的語源。“訓”这个詞是从“順”分化出来的，所以魏代張揖在《广雅》里說：“訓，順也。”說明“順”就是“訓”的語源。依照黃季剛先生的說法，一个詞通常不仅只有一个含义，而常常会在不同的語言环境里反映出不同的含义。比如“陆”这个字，一般都指“高而平的地方”，但是在《庄子·馬蹄篇》里“翹足而陆”的“陆”，就表现为“跳跃”的意思；又如“理”这个字，本来是“治玉”的含义，但在《孟子》

① 許慎，东汉时代的文字学家，他写的《說文解字》是我国第一部有科学系統的分部首的字典。

里“皋陶为理”的“理”，却是指的“法官”，而《离骚》“吾令鸞脩以为理”的“理”，又是指的“使臣”。这种一詞多义的现象，乃是詞义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。对于这个规律，“訓詁”首先要推求它的“原始”——“本义”，也就是本来的詞义；然后联系它的发展变化的綫索，找出这些不同于“本义”的意义，这就是所謂“引申”。这样，由“本义”和“引申义”組成了一个“詞义系統”。所以說，訓詁的任务，一方面要解釋“本义”，一方面又要說明“引申义”。凡是解釋“本义”的就把它叫做“詁”，“詁”就是推源求故來說明“本义”的方法；凡是說明“引申义”的就把它叫做“訓”，“訓”就是順循着詞义的发展綫索來說明“引申义”的方法。

毛亨在《詩經詁訓傳》里，也貫徹了推求本义和說明引申义的两个內容。比如《詩經·大雅·大明篇》：“摯仲氏任，自彼殷商，来嫁于周。曰嬪于京。”《毛傳》說：“京，大也。”这一段話是說摯国任姓的第二个女儿从殷商来嫁給周国王季（文王的父亲）的事情，“嬪”当“妇”讲，“嬪于京”本来是說“摯国任姓第二个女儿到周国的首都来作媳妇”。但是毛亨不把“京”解釋为“京师”（首都），而解釋为“大”，因为他认为“大”是“京”的本义，“京师”却是“京”的引申义。何况“京”当“京师”讲，是人人都知道的，不需要再作什么解釋。所以，用

“大”来解释“京”，就是推求“京师”命名的本源。又如《詩經·魯頌·閟宮篇》：“三寿作朋，如岡如陵。”《毛傳》說：“寿，考也。”“三寿”就是“三卿”。这一句話說“魯国用了賢人作三卿来輔佐魯侯，从而使国家巩固得像山岡丘陵一样”。但是毛亨不用“三卿”解释“三寿”，而只拿“考”来解释“寿”。“考”也就是“老”，因为“老”、“考”、“寿”三个字实际上是一个語言的分化。周代天子的“三公”称“老”，諸侯的“三卿”也称“老”，大夫的“家臣”称“室老”，所以“老”又是当时长官的称号。毛亨用“考”解释“寿”，是在于說明“三寿”为“三卿”的本源，因为說明了“寿”字的本义，“三寿”就是“三卿”的道理也就明确了。上面两个例子都是“詁”——說明本义的方法。再如《詩經·鄘風·君子偕老篇》：“子之清揚。”《毛傳》說：“清，視清明也。”“清”本来是清朗、清洁的意思，因为《詩經》中常用“清”来代替“眼睛”，用“揚”来代替“眉毛”。所以毛亨用“視清明”三个字來說明《詩經》用“清”当“眼睛”的引申义的綫索。“清”和“明”意义相近，都可以当“眼睛”讲。《礼記·檀弓篇》：“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”里的“喪明”，就是“瞎了眼睛”的意思。这里毛亨添了个“明”字來說明“清”，又用“視”字來說明“清”和“明”引申成“眼睛”的原因。又如《詩經·小雅·六月篇》：“比物四驪。”《毛傳》說：“物，毛物

也。”“物”的古义本来当“旗帜”讲，这里的“物”却是指馬的顏色。“比物四驥”，就是“按照馬的顏色选出来四匹深黑色的馬”的意思。毛亨用“毛物”來說明馬的顏色，实际上“毛物”就等于“毛色”。他是从“物”的引申的綫索来加以解釋的。上面这两个例子，都是“訓”——說明引申义的方法。

这种推求語源、解釋引申义的訓詁方法，从毛亨的《詩經詁訓傳》里可以找到很多例子。許慎在《說文解字》里，不但全面地解釋了汉字的形体結構和字形字体发展变化，而且还闡明了古今的訓詁，确定了“本义”、“引申义”的标准。他先用字形結構确定“本义”，又从而疏通“引申义”的綫索。比如，他解釋“东西”的“西”說：“𠂔(西的篆文)，鳥在巢上。日在西方而鳥栖，故因此为东西之西。”“西”这个字，現在一般用作方向名詞，許慎根据字形結構，指出上面的“𠂔”是“巢”(鳥的篆文)的簡省的形状；下面的“𠂔”是鳥巢的形状，表示了鳥在巢中停息休止的意义。所以“西”、“栖”、“棲”是一个字的三种不同写法。“西”呢？本来只是象征“停息”的意思，但是由于古代辨識方向，都是依太阳的升落来測量东西，又以星斗的方位来測量南北的(因为太阳在东方升起，西方降落)，所以太阳发动的方向就被定为东方；太阳“停息”(降落)的方向就被定为西方，这

就是东、西两个字的引申的綫索了。

我們把“詁”“訓”的含义分別作了解釋，是为了学习上的方便，实际上从汉代把《詩經詁訓傳》的“詁訓”变为“訓詁”以后^①，“詁”和“訓”两个字的意义的界限就混同起来，不再有这种分別，成为一个語义学的專門名詞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“訓詁学”了。

通过上面的讲解，我們对訓詁学的内容、作用会有一个粗淺的了解。我們知道訓詁学这門語言科学，在我国已有了很长的历史了。訓詁研究从两汉开始，到清代就逐漸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。清代学者在語言文字的研究方面，有突出的貢獻。首先是建立了汉字形、音、义的完整体系，而且創造了以“因音明义、以义证音”为通曉古代語言的途徑。其次是运用語言文字規律来研討古訓注釋古代的所謂經典著作，进一步考訂了汉唐时代注疏里的遺漏和錯誤。因此，清代学者三百年努力的成果，可以說是集中地发展了訓詁学。

清代研究先秦古书的有两个派別，一派是以惠棟为代表的“鈎沈”派^②。这一派以辯識古訓，疏明古义为主。目的是：运用語言文字科学，来闡明古书上沒有

① 有汉代賈誼的《左氏傳詁訓》、魯申公的《詩訓詁》等（見《汉书·儒林傳》）。

② 鈎沈，出于《易經·系辭傳》：“鈎沈稽远。”意思是提取已經消失的东西，也就是說使沉沒的东西显露出来。

弄明确的理論問題和具体問題，使學者們能進一步理解訓詁學。另一派是以戴震為代表的“訂誤”派。這一派以糾正旧注、創立新說為主。目的是：發展語言文字科學，批判旧注、發明新義，從而提出自己的新理論（如《孟子字義疏證》），使訓詁學進一步提高。清代訓詁學家段玉裁、王念孫、俞樾等人都屬於後一派。他們給我們今天研究訓詁、理解古書打下了基礎，同時給歷史語言學積累了很豐富的資料。

清代的訓詁學研究，整理和提高了漢代學者的訓詁學書籍的質量。他們一方面研究漢代對古書的注釋，搜集古訓，而且從毛亨的《詩經詁訓傳》里歸納出了訓詁的法則和條例；另一方面研究了《爾雅》、《說文解字》等訓詁專書，提煉訓詁學的理論。從《詩經詁訓傳》、《爾雅》到《說文解字》，不但是訓詁學的部數加多了，而且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趨向，訓詁學著作由附屬於經典、隨文解義而走向獨立的語言文字學的專著。清代最盛行的朴學^①的發展史實際上也有同樣一個過程，即“小學”（語音文字學）由經學的附屬學科而成為獨立的學科。這也是本書要講的一項重要的內容。

① 朴學這個名詞，最早見於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，它是和“文學”相對而提出來的。清代學者把考訂古書、研究語言文字等等學科都叫做“朴學”。

二 訓詁学的內容和方法

一般談到訓詁学，认为不过只是讲些字义和詞义，这种了解是不够全面的。訓詁固然主要是讲字义和詞义，“訓詁”两个字也是解釋字义和詞义的两种方法，但是如果从訓詁学的全部內容来看，那就决不仅仅是解釋字义和詞义的問題了。

从訓詁的历史来看，訓詁学本来就要对整个具体的語言作出分析和解釋的。比如《大戴礼記·小辨篇》上說：“尔雅以观于古，可以辨言矣。”这里的“尔”当“依据”讲；“雅”是“雅言”^①，就是“标准語”的意思；“古”就是“訓詁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“依靠‘雅言’，用訓詁学来观察，就可以了解語言的全部內容。”这里談到“雅言”，談到明辨整个語言，这就說明訓詁学不仅仅是限于字义和詞义的范围了。或者更简单地像黃季剛先生所說的，“用語言来解釋語言”就是訓詁学。

訓詁学的內容和方法，是很丰富的，根据前人的研究，它大致包括了下列几个方面：

① 雅言，見《論語·述而篇》：“子所雅言，詩書執禮皆雅言也。”雅，就是“夏”字，夏是國都，雅言就是國都語，也就是标准語。